

作家呼吁尊重原创

□本报记者 王 兮

近日,根据作家崔曼莉长篇小说改编的同名电视剧《浮沉》在全国多家卫视热播。有媒体在对该剧编剧的相关报道和访谈中,直接将其改编《浮沉》表述为“写《浮沉》”,无视原著作者辛勤原创的努力和原小说出版以来已经产生的反响,使读者及观众产生了不必要的误会和质疑。由此,有关尊重作家原创的话题再一次引起关注。

崔曼莉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回应说,编剧改编小说不容易,确实要付出很多心血,对于编剧的劳动她表示尊重,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不能任意歪曲。改编作品就是改编作品,不是写作品,编剧就是编剧,不是原著作者,更不能在媒体上如此宣传,应对原著作者持有基本的尊重。写作是非常辛苦的,电视剧的播出毕竟时间短暂,而出版物的销售则是长期的。文学在这个社会必须得到尊重,写作者的基本权益同样应受到尊重。

事实上,回顾近年来一系列根据文学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对作家原创没有给予尊重的情况已不止一次地发生过,其中,有关署名权的问题最为突出。比如,柳建伟在根据自己的长篇小说《爱在战火纷飞时》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上很难看清自己的署名,因为出现的速度太快,几乎是一闪而过。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暗算》首播时没有在片头为原著作者署名,而且在音像制品和互联网在线观看的电视剧等派生品上也没有署原著作者的名字。根据叶兆言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马文的战争》没有署原著作者的名字。还有很多电影大片直接以导演的名字醒目地冠之以“某某作品”,而对原著作者或编剧的名字却往往总是淡化或忽略……

针对此类问题,作家衣向东谈到,现在很多优秀的影视剧作品都是根据小说改编而成的,对影视剧作品而言,原著的地位和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原著包含了整个故事的架构和矛盾纠葛,如果没有原著的好母本作为基础和前提,后面的一切都无从谈起。但近年来原著作者得不到应有的尊重或有关权益受到侵犯,这种现象已非常普遍。

不要说他人将原著作者的作品改编为剧本,就是原著作者亲自创作或改编剧本,在影视剧作品摄制完成后宣传推介的过程中,宣传重点往往还是只放在导演和演员等身上。衣向东打了一个很形象的比方:一个农民将原木卖给木匠加工制作成精美的桌子,最后卖家在销售桌子时肯定会称赞木匠的手艺如何高超,而不会说农民砍伐原木的那棵树有多好。由于现在影视产业都是按照市场规律来运作,只有宣传导演、演员或者一些特别知名的编剧,才会拉动收视率、获得理想的经济效益。“在影视剧的新闻发布会、开机仪式或首映首播礼上,媒体记者一般都会将导演和演员团团围住,关注热点或噱头,而原著作者或编剧却很少有人问津。也正因为如此,现在很多类似的活动我们都不去参加,以避免这样的尴尬。”衣向东说。

柳建伟认为,影视剧淡化或忽视原创、编剧的现象现在几成“风尚”,短时间内较难改变。中国影视剧正在吃这种做法的苦果。今年国产电影票房惨淡,其重要原因便是不够重视编剧地位。从中外影视发展史来看,现在中国影视剧淡化剧作的状况还需经历一个恶性发展期后,才可能有所矫正。在崔曼莉看来,原创的活力对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甚至是一个人,都是非常重要的。原创也非常辛苦,需要天赋和坚持不懈的努力,同时也不见得能获取最大的利益,如果对这样的人和事不加以鼓励,而去宣传和提倡所谓的成功捷径,这不是什么好事。有业内人士曾指出,目前我国电视剧精品少,平庸之作多,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缺乏好剧本,这甚至已成为阻碍中国影视发展的“瓶颈”之一。可是,矛盾之处在于,一些影视公司一方面愿意花大价钱买剧本,一方面又无所顾忌地侵犯作者的权益,有的随意改动剧本,有的不分全稿酬,有的剥夺作者署名权,使得编剧、导演、制片方的关系紧张,无法形成合力,创作出更加优秀的作品。对于作家来说,得到真正的尊重有时是比获得经济收益更重要的。

还有很多时候,影视制作方与作家虽已

签订了合约,但在执行过程中却不严格执行。如叶兆言与《马文的战争》制片方签订的合约中曾有明确的条款:“乙方保证在根据小说《马文的战争》改编拍摄的电视剧作品、电视剧作品的延伸产品及有关生产及营销宣传等活动和宣传物品等所有合法衍生形式(如电子媒介作品等)的重要位置上署名;‘根据叶兆言小说《马文的战争》改编’。”但该剧在第一轮播出过程中却没有进行署名,到第二轮播出时才加上,这已经侵犯了作者的署名权。《暗算》也是这种情况,播出的电视剧片头上根本没有按照合同约定打上“原著”的名字,因此他决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并不是为了经济索赔,只为了要回自己的“名”和“尊严”。后来法院在判决中认为,该案中被告在行使改编作品即《暗算》电视剧小说以及电视剧的著作权时,未对原著作者进行署名,其行为侵犯了原告的署名权。

时隔几年后再次谈及此事和其他类似的情况,麦家表示,从道理上说人人都知道应该怎么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总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他本人和其他一些作家朋友都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要么影视剧没有给原著作者署名,要么虽署了名但字号小、闪现速度快,或者把本应在片头显著位置的署名挪到了片尾的大名单中等等,真可谓挖空心思“欺负”原著作者。因为作家在这种情况下往往处于弱势地位,通常不愿高调维权,加上一些作家对“规矩”不太了解,在签合同时就会有漏洞。

麦家说,看似一个小小的署名问题,其实与当代人惟利是图、道德沦丧、迷失方向的社会风气分不开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它不仅是影视圈、文学圈的问题,而是折射出整个国家的风气问题。人们总是在一些常识问题上犯错误,就像明知道有毒食品会对人的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但是食品安全问题依然比比皆是、屡禁不止。金钱固然也是重要的,但一个人绝不能丢掉内心的真诚、公正、理性甚至常识。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整个社会在这个时代出现的种种问题加以深思。

蒋子丹:小说怎么写总比写什么重要

□本报记者 李晓晨

写得更加口语化、戏剧化,从而会影响到整个小说的结构、叙事、语言、节奏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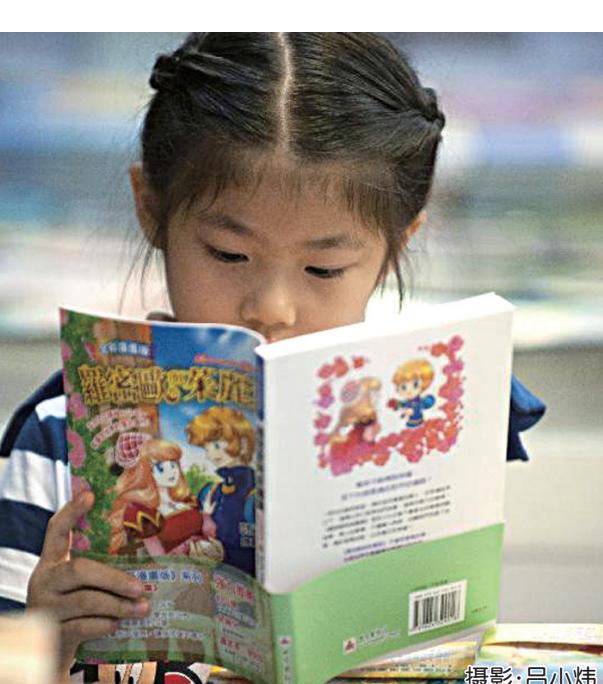
在这次写作中,我和网友进行了充分的互动交流,主要体现在细节和情节这两方面。比如说,沈白尘和魏宣在囚车里第一次见面,相互的关注首先来自对某个品牌的认同,对这个细节我其实并没有太大的把握。于是发帖向网友求证,他们很肯定地说,在当今的消费大潮中,品牌对人的生活影响很大。再比如,在彪哥暗杀毛老虎这一关键细节出手之前,就让他到底采用哪种方法做案,网友根据个人的所见所闻给我提供了至关重要的建议,一举解决了两个令人头痛的问题。这些都是我与网友直接互动的结果。

记者:书中提到,一个叫“老猫你好”的网友给你提供了大量素材,甚至小说关键情节都从他那儿得到了启示。那么,在你的艺术追求与网友的建议之间是否会产生产生矛盾?

蒋子丹:一个写作者当然不能为了取悦网友,对所有建议不加分别的签单照收。在人物关系以及人物基调这些大的方面,还得坚持自己的主张。举个例子,有人提出应该让警官纪石凉和戴汝姐的关系发展成婚外恋,但我并不想这么安排。我对如今小说中婚外恋泛滥成灾有某种逆反心理,我不想助这个阵。

不管怎么说,在我和读者的交流中,彼此相互介入的程度还是挺深的。读者虽然作为隐形群体存在,会有一种感性的触觉。写作比较深入的时候,虚拟的感觉会渐渐消退。每天跟那些熟悉的网友照上面,好比说书人上了台,看见台底下都是回头客,觉得很有踏实。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对网友会有不能放弃的梦想,这些想象甚至让我产生了见面证实一下才好的冲动。

记者:小说中插入了许多网友跟帖,这种设计不会打乱节奏从而影响读者的



摄影:吕小炜
第23届香港书展7月18日至24日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书展以“从香港阅读世界——读通世情·书出智慧”为主题,辟有综合书刊、英语世界、儿童天地、电子书及电子学习资源等多个展区,期间还将举办“名家讲座”、“名人讲故事”、“少数人的读书会”、“领袖谈阅读”等主题活动。书展邀请香港作家也斯为年度作家,并邀请白先勇、温瑞安、倪匡、英国儿童小说家霍利·韦伯和印度作家奇坦·巴哈特等海内外知名作家亲莅书展。
(欣 闻)

牢牢把握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 不断推进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

新华社拉萨7月21日电(记者 边巴次仁)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近日在西藏考察调研时强调,要牢牢把握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大力加强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文化建设,进一步唱响共产党好、社会主义好、改革开放好、伟大祖国好、各族人民好的时代主旋律,筑牢反对分裂、维护稳定的思想基础,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团结和睦、社会繁荣进步的大好局面。

七月的雪域高原,碧空如洗,绿草如茵,处处呈现出繁荣兴旺的景象。17日至21日,李长春先后到林芝、拉萨等地,深入农村、牧区和宣传文化单位,就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推进西藏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加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和文化建设等进行考察调研。

李长春非常牵挂西藏各族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抵达“世界屋脊”的当天下午,李长春就沿着蜿蜒的川藏公路,驱车近百公里,前往林芝地区的鲁朗镇扎西岗村看望各族群众。闻讯而来的群众跳起欢快的舞蹈,献上哈达、切玛和青稞酒,热情迎接远方的客人。李长春走到群众中间,与大家亲切握手。他说,我代表胡锦涛总书记来看望大家,传达对西藏各族群众的亲切问候,祝愿大家幸福安康,扎西德勒!藏族村民白玛依托当地独特的旅游资源,开办了家庭旅馆,年家庭收入超过10万元。在白玛家的藏式客厅,李长春与全家人促膝交谈,勉励他继续当好全村的致富带头人,带动更多藏族群众走上富裕道路。李长春还看望了林芝县旅游局驻扎西岗村工作的同志,询问他们的工作情况,对西藏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城乡发展和社会稳定基础工作的做法表示赞赏。在海拔4400多米的当雄县当曲村,李长春走进藏族牧民贡嘎桑珠家里,看到他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女儿们都上了大学和中学,全家过上了幸福安定的生活,十分欣慰。他给贡嘎桑珠的外孙女赠送了学习用品,勉励她好好学习,将来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李长春指出,要始终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摆在最重要位置,加快改善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让西藏人民与全国人民一道过上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

李长春十分关心西藏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矗立在拉萨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是藏汉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李长春前往布达拉宫,考察文物保护和修缮情况,高度评价布达拉宫在维护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中的积极作用。他来到布达拉宫广场便民警务站,慰问值勤人员,称

赞他们把服务基层群众与加强社会管理有机结合起来,既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理念,又推进了社会管理创新。有1300多年历史的大昭寺,是我国藏传佛教的重要历史遗迹和活动场所,见证藏汉民族团结友好的唐蕃会盟碑就坐落于大昭寺广场。李长春走进大昭寺,了解藏传佛教的情况和藏汉文化交流的悠久历史,向僧众发放布施,勉励他们爱国爱教,为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和民族文化发展作出贡献。李长春对西藏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取得的效果给予充分肯定,他强调,民族团结和睦、社会和谐稳定是西藏的生命线,要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教育,讲清楚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历史事实,引导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的认同,深入开展反分裂斗争;讲清楚百万农奴翻身解放是推翻旧西藏政教合一的封建农奴制度的伟大社会变革,是西藏进步史、国家发展史、世界人权史上一件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引导干部群众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讲清楚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辉煌成就,引导干部群众深刻认识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新西藏、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西藏繁荣发展的大好局面。

西藏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民族文化、宗教文化资源,加快发展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李长春深入鲁朗镇扎西岗村村委会,了解基层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建设情况。他还走进当雄县达布村牧民嘎吉家的草原流动帐篷,拿起遥控器察看太阳能电视机收视效果。他希望西藏以基层和农牧区为重点,进一步加强广播电视“户户通”工程建设,加快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各族群众共享文化改革发展成果。创刊于1956年的《西藏日报》,办有藏、汉两种文字版,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传播先进文化、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作出了贡献。李长春来到西藏日报社,详细了解《人民日报》藏文版、《西藏日报》编辑出版情况,向中国西藏新闻网工作人员询问藏汉文字编辑、网页点击率等情况,希望他们不断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载体,把真实的、发展变化的西藏介绍给全世界。李长春看望了西藏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干部职工代表,关切地询问他们的身体和工作情况,对他们长期在艰苦条件下为西藏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付出的心血表示敬意和感谢。他还出席了中央宣传文化部门支持西藏宣传文化事业主要物资赠送仪式,勉励中央宣传文化部门进一步做好对口援藏工作。中央宣传文化部门向西藏赠送了一批便携式太阳能电视机、基层演出车、电影流动放映车、图书等文化用品。

考察调研期间,李长春听取了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工作汇报,对西藏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绩给予充分肯定。他希望西藏牢牢抓住中央深入实施西部大发展战略、进一步贯彻落实党中央第五次西藏工作座谈会精神等重大机遇,把中央要求与西藏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发展路子,努力实现推进西藏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两大历史任务。

李长春还分别看望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帕巴拉·格列朗杰,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热地。

丁关根同志逝世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 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我党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丁关根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12年7月22日6时20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

蒋子丹:小说怎么写总比写什么重要

□本报记者 李晓晨

整体阅读感受吗?

蒋子丹:这样做起初是因为我对当下小说阅读只重结果、不重细节和过程的风气不太满意。这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小说写作的质量,不少作者有了好的创意和构思之后,就急匆匆直奔主题或结果而去,把该渲染该琢磨的地方都敷衍了。这一点在网络写作中尤为突出,这也是许多在网络上红极一时的作品常常虎头蛇尾,让人觉得单薄的原因。

在小说正文中插入网友跟帖,原本是为了让小说不至于太顺溜太好读,相当于在跑道上放置一些跨栏,让读者跑得慢一点。后来有评论说,这种做法其实跟我当年写《柔桑为谁升起》,采用现代派元小说的技巧,在叙事中嵌入小说制作记录的文本一脉相承,我觉得也有些道理。

记者:从早年的先锋小说,到今天创作《囚界无边》这样一部故事性很强的作品,是否意味着你对小说的看法发生了某种变化?

蒋子丹:《囚界无边》写成这个样子是情势使然,当时谈不上小说观念的改变,日后是否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而改变我对小说的看法,眼下尚不可料。如果说有什么不同,那就是江湖有江湖的规矩,既然入了江湖,自然应该融入其中。

这些年一直写下来,我本身最大的变化是眼界和胸怀的扩大,这也许跟我做了8年的《天涯》杂志主编有关。这本杂志让我付出了很多心血,甚至一度中断了我的文学创作,但它对我在各方面的训练和滋养,使我受益颇多。自开办起,《天涯》一直提倡文史哲不分家的跨文体写作,久而久之也使我对各种文体的接纳能力大大提高,重新开始写作时,文体的自由度和自信心也就跟着加强了,自然有利于变化。至于一直坚守不曾改变的,只用两个字就可概括:真诚。

记者:许多人关注《囚界无边》,是因为这是以传统方式写作的小说家主动接近网络的一次尝试,网络写作这种新方式对创作有何影响?

蒋子丹:网络写作是一种开放式的写作,读者的流动性极大,你的小说假如故事性不强,情节推进太慢,他们上来点一下、打个酱油就走了。这就要求小说必须